

随笔

她是一棵大树的根

——缅怀越调大师申凤梅

葛庆亚 文/图



《收姜维》剧照,摄于1984年。



申凤梅为小演员做示范,摄于1979年。

我与申凤梅先生相识于南阳焦枝铁路工地,那是1969年秋。那时,我在工地劳动锻炼,她随剧团到工地慰问,我们境遇相同,一见如故。她年长我10岁,是我最尊重的大姐,也是我在工地最要好的朋友。除了劳动,我兼顾摄影工作,为申凤梅拍了许多照片,既有演出照片,又有劳动生活照片。每演一出新戏,我和我爱人魏素梅(她当时也是周口地区群众艺术馆专职摄影人)都要为剧团拍摄整套剧照。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越调剧团到南阳慰问参战部队,我随团采访。在医院病房里,申凤梅为受伤的英雄演唱《杨门女将》,她用穿云裂帛的唱腔唱出了百岁老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全家女将奔赴疆场、保家卫国的忠勇。观看演出的英雄们头缠绷带、手扶双拐,凝神静听。演员和观众心心相连、情感交融,让我感动,我按动快门的手不停颤抖,心脏剧烈跳动。那个场景让我终生难忘。

那些年,申凤梅由于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身体每况愈下。1981

年,她创演新剧《舌战群儒》,我们去拍摄剧照。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后台,申凤梅已经化好妆,躺在大板箱上输液,紧闭双眼强打精神和我说话。我看她神情憔悴,似乎难以支撑。没想到前台鼓点一起,她果断拔掉针头,健步走向舞台中央。观众根本看不出也想不到台上光彩照人、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当时竟身患多种疾病。演出结束后,她继续输液。输液结束已是午夜,我们开始剧照的拍摄工作。先拍群演场景,再拍主要演员,最后拍“诸葛亮”的近景和特写,直到天亮才拍摄完毕。申凤梅用超强的意志力坚持到最后,将工作圆满完成。

1984年,申凤梅率领剧团在许昌演出《收姜维》,我们跟去拍摄。演出结束,大幕还没合拢的那一瞬,她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第二天我们去医院看她,劝她好好休息,她却说:“我要回去演出,我宁愿死在舞台上,也不想躺在病床上。”她塑造了诸葛亮的生动形象,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申凤梅和我爱人都患有糖尿病,工作之余,她们会交流养生食疗方

法。我和爱人邀请她来我家吃芝麻叶绿豆面条,我们也去她那里吃她亲手做的榆钱窝窝头和锅贴饼子,吃饭时还探讨人物造型、舞台场景和灯光效果。

申凤梅是聚光灯下一代越调大师,我们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但在她那里,大师和大众之间没有半点不可逾越的距离。

时光来到瞬息万变的今天,大师和艺术家云集,像申凤梅那样天才与刻苦、光环与朴实集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家则显得难得。年轻的演员朋友,如果你踏上越调艺术的舞台,如果你对申凤梅多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她是一棵大树的根、一条大河的源头。她不仅开创了越调艺术的新纪元,更为这门传统艺术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申凤梅先生的艺术精神,正是越调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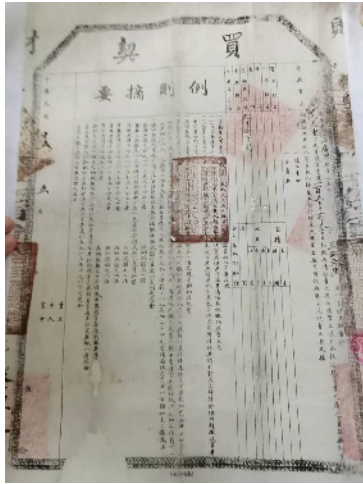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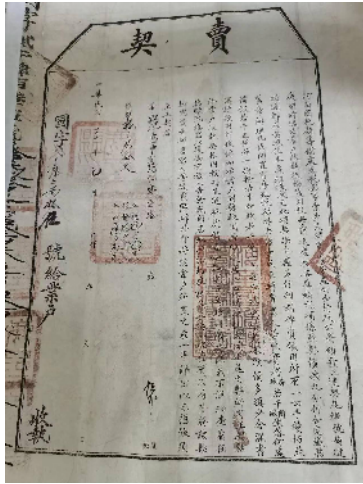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也层次分明。最初流行于民间的地方戏曲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并登上大雅之堂,背后必定凝聚着许多人呕心沥血的付出。申凤梅用她一生的努力和追求,甚至

以生命为代价,将“三国”故事搬上越调舞台,塑造了诸葛亮从青年到晚年一系列的生动形象,让越调走进北京、走进中南海、走进怀仁堂,且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大大提升了越调的美学品位和文化层次,成为可以忧患于中、泣歌于外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大放异彩。申凤梅演出的节目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豫东大地广泛流传“要吃还是芝麻叶面条,要穿还是老粗布棉袄,要听还是大梅的越调”这句话,她的经典唱段“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本地很多人都会哼唱。1995年夏,申凤梅与世长辞,为她送行那天,成千上万普通群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排起了长队。广大群众为一个演员流泪,我一生就见过这一次。

申凤梅先生已离开我们30年,这些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照片,如同时间长河中凝固的记忆;她仍在舞台中央潇洒吟唱,那把羽扇仍在轻轻摇动……这些照片,既是她舞台生涯的夺目瞬间,又是一个时代的舞台审美印记。

民国地契:了解民间交往的窗口

王敬霞 葛志红



民国时期的地契。

周口市档案馆保存有民国时期一套私家地契,地契属鹿邑一范姓人家所有,共3张,均是2010年档案馆通过社会征购收藏的。地契分卖契、买契和注册执照3张,纸张泛黄,文本属刻版印刷,字体规范,由右至左,竖排,其中卖地事由、地界、卖主姓名、买主姓名、成交价格、发生时间等空白处用毛笔字填写,且每张分别盖有多枚官方印章、私人印章和骑缝章。

卖契长52厘米、宽37厘米,是中华民国三年七月,业户范惠中买范怀水价银十千九百十文的房地,正税、捐输、加收均记载详细,还详细规定了买卖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发现问题后的惩处办法,此页正文盖有官印一方、私印方章二方及半印骑缝章6方。

买契长51厘米、宽31厘米,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卖契人范广田将自己名下计三亩六厘产业以价一百五十千六十文卖于范惠中为业,应纳契税额九千四百文的一张地契。这张买契内容有卖契事由、买主姓名、田房数目、坐落位置、卖价、应纳契税额、老契几张、文契年月

日、例则摘要等,其中,例则摘要规定了不动产交易中应遵循的纳税时间、纳税额度等,且说明交易期间如有纠纷均归卖主自行处理。

注册执照长39.5厘米、宽16.5厘米,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范瑞珂呈缴房地契一张,系属清已未税红白契,计契价二千八百八十文。遵照注册简章第五条缴纳注册费洋一元,照数收讫,截此执照,粘于契上须至执照者。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私人可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可自由买卖。地契是见证民国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契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记忆,值得我们精心保管、认真研究。



我新闻写作的催化剂

王林利

“王老师,您被评为周口日报社优秀通讯员了!”接过宣传部郑科长递过来的证书,我赧然一笑,说:“我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兵,要不怎么还来参加新闻培训班?”1997年,县新闻报道培训暨总结会上,我和郑科长有了这次邂逅。

真正有机会熟悉和了解《周口日报》,是我参与镇党建工作开始的。

1995年,周口市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我被临时抽调到镇里协助整理党建材料。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王继中同志兼顾新闻稿件的写作。说实话,当时我写写教学文章尚可,新闻写作还真是一窍不通,通讯稿件往往写得东拼西凑。

我恶补了新闻写作知识,稿件才像样一些,并被《周口日报》采用。

1996年,宣传部开设乡镇通讯员培训班,我踏踏实实地听了一天半的课。“如何以小见大,从小事中挖掘大的新闻价值”“如何从生活中探索政策变化带给老百姓的实惠”……老师讲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我写新闻稿件时思路更加清晰。

1997年,我在整理基层党建材料的同时,随镇干部去各村调查。通过不停学习,我写的稿件见报次数

多了。

在一次镇里的会议上,我和王继中了解到,省市县尝试为农作物上保险,解决老百姓因天气等原因造成的农作物减产等损失问题。我们当天晚上去找了农机站站长,了解相关信息和政策,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刊发在《周口日报》头版头条。这次稿件的刊发,给了我很大鼓舞,此后在工作中,我认真了解镇里每一次会议内容,从细小的事情中看到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从中提炼出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形成文字,及时投给报社。

功夫不负有心人,投稿多了,见报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报社年底总结会,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周口日报》引领我走上新闻写作道路,可以说《周口日报》是我新闻写作的催化剂!得益于自己不断写作,2024年,在我参加工作的第35个年头,取得了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

《周口日报》35周岁生日即将来临,写此文,算是对《周口日报》的祝福,感谢《周口日报》对我新闻写作的引领。

目前,我虽然远离了新闻写作,但阅读《周口日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愿此生都有《周口日报》相伴。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

散文

夏语小记

郭文艺

——
我沿着村路走,转过一条胡同。时光不偏不倚,刚刚好让我遇见一只鸡,一只土公鸡。此刻,它正好展开羽毛伸了个懒腰。旁边两只小鸭子斜着眼看它。它还踱步回鸡窝再睡,还是抖擞精神去觅食?我不知晓,只有公鸡自己心里明了。

老弹花房的旧址(现在是一片草地)上,堆放着一堆干柴,柿树枝、荆条、槐树枝居多,码得整整齐齐,上方盖着雨布。每日里,这群鸡鸭鹅都钻到柴火堆里休息、下蛋或避雨,有时晚上也不回家。它们乐于在这里聚集。

每每到此景,脑海中总会浮现祖母的身影。她裹着小脚,手里端着瓢,瓢里盛着谷子,步子蹒跚着走出她的篱笆围墙,到墙外撵鸡……

隔壁的杨树、桐树、桑葚树遮天蔽日,树下闲置着石碾、旧手扶。野桑麻扑扇着它的大叶,碧绿的叶片上吸足了阳光。那些阳光坠在叶面上,似乎要滚落下来。

如此角度俯瞰,仿佛,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村庄没变,故事没变,一切

都没变……

然而,当初一村庄熙熙攘攘的人呢?哪儿去了?

老宅子上的桃已红透,风一吹,挂在枝头竟有些招摇。想必每天除了鸟雀享用,也落了不少。

朱红的木门日复一日地被一把大锁封着。自父亲走后,我很少走进这院子。院子里锁着往事,锁着岁月的年轻。夜晚锁着的,是月光一地。

这么多的好,锁着也好。我不轻易走进去搅扰,怕一不留神,碰碎了全盘回忆……

绕村庄兜了一周,复回北桥。后院,母亲的葡萄架下,成串的青果一夜间又悄悄地胖了一圈。

二

灯下,读《汪曾祺文集》。

《夏天》里的“奶奶哼”其实就是老家周口的面瓜,家乡人称“面坛子”。幼时,母亲常在玉米趟子里套种。

到了收获季,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爱吃这种瓜。

那时,我观察过老太太们捧起一

个瓜,坐在阴凉地儿,刨去瓜瓢,用上下牙或者上下牙龈费力地咬嚼,吃着,喉咙眼里还不停地打哼哼。有讲究点的,会一边吃一边用胸前扣鼻子上系的小手巾抹嘴。这些个老太太都没了牙,吃一个瓜要哼哼半个钟头,仿佛不哼哼出来吃这个瓜就没了灵魂。

眼下,依然是夏季,和以前的每个夏天一样,天空净蓝,蚂蚱遍地,岁月静好。只是突然发觉,已经很多很多年难得再见面市上有本地面坛子瓜出售,更听不见奶奶模样的她们一边吃一边打哼哼了……

三

黄昏,我贴着老院子的墙根儿溜达。

转弯处,二婶子种着芝麻、玉米。芝麻才漫脚脖,玉米秆却一人高了。阳光斑斑驳驳,慢慢地洒在这些农作物根部。

我俯下身子,聆听着大地上一些细微的响动。

风一丝丝地吹,在很久的时间里,我一个人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竟有些人入了迷——

在植物的根部,土壤湿润,蚂蚱等各种小虫儿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小世界。这方世界太过繁华,以至于我流连忘返,彻底忘掉了自身。

我看见一队蚂蚁在搬家,浩浩荡荡朝西边一个“高坡”上前进;这边,两只蟋蟀还没长成,但已经跳跃得十分厉害,眼见着跳到了玉米叶面上,眨眼工夫又寻觅不见……
芝麻棵上密密麻麻坠满了花,呈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